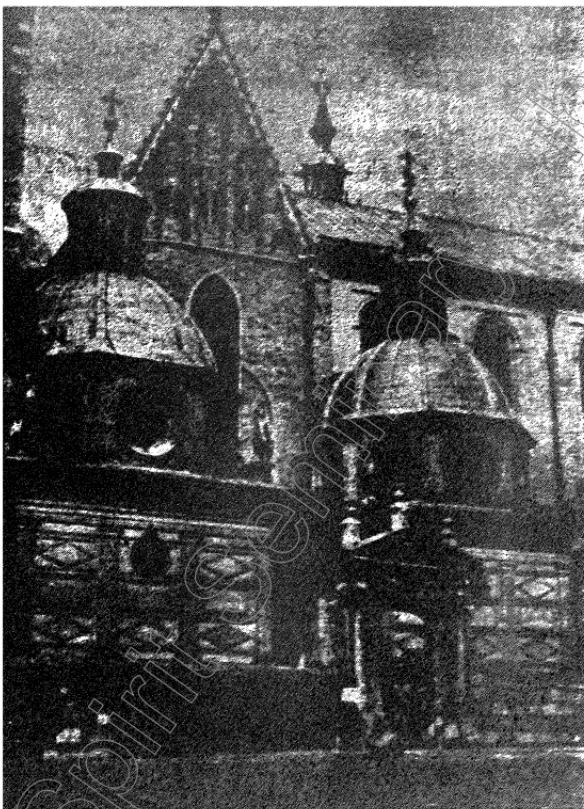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106

1956年
1月1日



上圖：波蘭克拉科夫城的瓦維爾（Wawel）的主教座堂。這座教堂已有數百年的歷史。

封面：克拉科夫的聖母堂。在堂前有許多賣鮮花的攤頭。進堂的教友們多在這些攤子上買了鮮花帶進堂去獻給聖母。

第 106 期 目 錄

半月談：真理一定戰勝.....	(2)
上海教區神職界告神長教友書.....	(4)
杭州總主教區顧問會議發表公告.....	(10)
人民的公敵，教会的叛徒.....	李叔神父(12)
愛國愛教的典範——徐光啓.....	周健鐘(18)
關於波蘭的天主教.....	(德) 布洛克(22)
誣造台：教友應當自我檢討.....	回如墨神父(25)
吳克齋主任委員因病逝世.....	(2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副主席劉錦葵 在吳克齋先生追悼會上的悼詞.....	(31)
悼克齋先生.....	高慶深(32)
各地簡訊.....	(35)
讀者來信：我的痛悔與憤怒.....	戴心廣(36)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37)

廣 帶

(半月刊) 第 106 期 1956年1月1日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質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 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五區西寧道 8 号) 1 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新晚報印刷廠 (外埠零售不加郵費)

(天津一區和平路 240 号) (國外及港臺發售)

天津市廣帶有限公司印制

真理一定勝

本刊本期發表了上海教區70多位神父簽名的上海教區神職界「告神長教友書」。過去幾年來，在上海教區，由於帝國主義分子們和他們的忠實走狗龔品梅等的控制，反帝愛國運動沒有得到很好的開展，有些神長教友受了帝國主義分子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思想毒害，雖然也知道熱愛祖國是天主的誠命、公民應盡的義務，但是顧慮重重，不敢放心大胆地參加愛國運動。今天，在人民政府破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之後，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種種罪惡活動鐵証如山地公諸全體神長教友的面前之後，上海的神職界，經過這個事件的教育，通過了思想上的鬥爭，終於打破了過去的顧慮，表明了自己反帝愛國的態度；同時他們也痛苦地回憶起過去幾年來被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欺騙、利用而犯下的錯誤，從而痛下決心，堅決聲明今後要劃清敵我界限，努力學習，提高愛國覺悟，發揚愛主愛人的精神，做好愛國愛教的本分。這是服膺了吾主耶穌「是是非非」的聖訓，是勇於改過的表現，是光明磊落的態度。所有仍在躊躇不前的人們，應向這些位

神長們學習。

这篇「告神長教友書」用教会的道理證明了愛國運動的正確性，同時也用具体的事實說明了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不但為國法所不容，亦為教規所不許。这就無可辯駁地證明：儘管教內反革命分子們竊據了教会的神職，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却完全是違反了天主聖意的罪惡行為，與一個神職人員所該做的傳佈天主福音、拯救人們靈魂的工作，絲毫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因此，他們被政府逮捕，非但無損於教会，反而是純潔了教会。同時，正是由於肅清了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才使一些過去誤入迷途、思想模糊、内心苦悶的神長教友們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輕鬆愉快地走上了正義的道路；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與所有愛國的神長與教友團結起來，共為祖國的建設、教会的廣揚以及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這是可喜可賀的現象。

我們熱誠地歡迎上海教區神長們的正義聲明，同時更希望，所有過去因為受了龔品梅、劉和德、郝彌等反革命集團毒害而對反帝愛國運動有懷疑有顧慮的神長教友，都能學習上海神長們的良好榜樣，從速明辨是非，選擇正確的道路。我們相信，在天主的相助下，在全國愛國神長教友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愛國愛教的偉大事業，將因各地暗藏在教会內的反革命分子的次第被肅清而得到更進一步的開展。

上海教區神職界告神長教友書

編者按：上海市2,300多教友，於55年11月24日上午舉行大會。會上，宣讀了有70多位神父簽名表明反帝愛國態度的上海教區神職界「告神長教友書」，全文如下：

可敬的神父們，親愛的教友們！

9月8日，我們上海教區原來的領導人龔品梅等因為犯了反革命罪行而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我們身為司鐸，負有傳揚福音的使命，看到教會裡發生了這樣一件危害祖國和玷污教會的嚴重事件，怎能不感到無比痛心呢！我們抑制着痛苦的心情，反覆地研究了人民政府公佈的關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証材料，細心地聽了並看了格壽平、斐有文等的口供錄音和親筆供詞，聯想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傾听了成千成萬教友的正義呼聲，同時祈求天主聖神的光耀，良心催促着我們再不能沉默不言了。

當龔品梅就任主教時，因為他是上海教區第一任國籍主教，上海廣大教友期望甚殷。希望他能根據基督教精神，領導教區，同時也希望他能有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可是6年來的事實竟完全相反，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自从學習和研究了各種材料之後，我們明白龔品梅的被任為上海主教，是由格壽平、才爾孟等所一手保舉的。而格壽平、才爾孟等是長期來潛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格壽平自己供認：「我反對人民政府以及煽動別人反對政府……我秘密地組織了一個神父『愛紀伯』（即小集團，包括陳天祚、朱樹德、金魯賢等7人）作為對抗人民政府所領導的運動的核心，而且我利用牧理小組、避靜、各堂口的各種講道等形式、組織力量、反對政府……我現在承認我這些行為確實是帝國主義的行為，我承認我是帝國主義分子。我承認這些反對人民政府的嚴重錯誤，應使我受到嚴厲的處分。」才爾孟也供認在我國進行帝國主義間諜活動。然而當格壽平被我人民政府驅逐出境到達香港時，龔品梅竟當天就寫信給他，說：「希望你健康如恒，不久仍會公開領導我們，實際上我深知你從未放棄領導。」按照聖統，應該主教領導教區，而龔品梅却要

格摩罕來領導，自己还是被廢除的地位，這本來已經太不應該了。更何況格摩罕既然自己承認是帝國主義分子，職品像這樣他「不次」「開公」「公開」來領導，這是什麼居心呢？格摩罕的供詞說出了職品像要由領導的真相：「自1950年8月至1953年6月我和鄭主教每星期要約談3、4次，都是在主教房間內進行的，我在這些談話中……幫助謀算將主教反对人民政府所領導的各項運動。」神父教友們呵！今天我們知道了这种外表好看內裡髒臭的情形，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嗎？这完全註明了職品像不是以祖國和教会的利益為前提，而是以帝國主義的利益為前提，怪不得在上海教会內不斷發生種種反常的情形了。

保祿宗徒說：「一總的人都該服从有杈柄的上司，因為杈柄沒有不是從天主來的。」（羅馬書，拾壹，1）可見服从政府遵守國法是每個神父教友的本分，何況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職品像却破坏政府政策法令。譬如，土地改革是符合廣大農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的。農民辛勤勞動所得是公道的，地主坐享其成剝削農民是不公道的，根據天主教主張公道的道理，應該擁護土地改革。而職品像竟指示各地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如果不得不分到地主的什地和財物，則應在人民政府垮台後，把它歸還地主」；又指示各地傳教士「不得承認土改時鬥爭地主分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試問，這難道是一個主持公道的人所應該做的事情嗎？又如鎮壓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在从前舊社會裡無法無天殘害人民的情形，今天我們都記憶猶新，蘡解放後反革命分子的種種破壞活動更是事實昭彰，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除暴安良，保障國家建設，這是天大的好事情。而職品像却在鎮壓反革命後的一年，即1952年4月27日在教堂裡公然為這些罪犯舉行「光榮彌撒」，稱反革命分子家屬為「光榮家屬」；甚至，在徐家匯修道院以及在董家渡堂內窩藏大漢奸大特務徐若愚、鄧家俊等，教堂修飾是極潔的地方，漢奸、特務、反革命分子是犯罪的人，把這些犯罪的人藏在我們聖潔的地方，這難道是可以容忍的嗎？

保家衛國，人之天職。教理詳解上說：「國家有難，不能身首逆命，保護國家。」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大陸上的失敗，發動侵朝戰

的戰爭，其目的就是為侵略中國，企圖使美蔣統治在中國復辟。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而龔品梅竟誣謗說「單以保衛國家為藉口而從事一種不正义的戰爭是說不過去的。」可是同時他們却不惜玷污聖母的聖名，去頌揚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造謠說：「聖母在南朝鮮上空發顯，美國軍隊一定勝利」。又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蔣介石馬上要反攻大陸。」這還像是一個中國人嗎？還有和平愛人的宗教氣息嗎？

愛國是天經地義的，載在十誡的第四誡。耶穌也說過：「責撒肋的歸責撒肋，天主的歸天主。」（瑪竇，貳拾貳，21）我們愛國正是遵守耶穌的聖訓，是愛教的具体表現。過去我們常感到國勢衰弱，受外國欺侮，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趕走了帝國主義，祖國確實強大了，前途光明燦爛，這是人民政府的功績，人民政府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好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人民謀福利。人民政府確實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凡是我們純宗教方面的事情，與聖座純宗教上的聯繫，政府不加干涉，也不強迫我們放棄信仰。政府對我們天主教是尊重的，正當的宗教活動是保護的，再說，人民生活安定，社會風氣改善，道德提高，如娼妓、嫖賭、流氓、盜賊基本已肅清，這不但減少了我們犯罪的機會，而且對我們修德立功來說也有了好的環境。我們應該感謝天主，應該加倍熱愛人民政府領導的國家。而龔品梅等千方百計的阻止我們愛自己的國家，要我們「不看、不聽、不講」，同新社會隔絕起來，不許我們信任和靠攏人民政府，不許我們開會、學習和參加反帝愛國的活動，不許教友兒童參加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宗旨的少年先鋒隊，故意歪曲和誣謗教友的愛國愛教的正義行動為「反教」、「裂教」，並且利用神父以停止聖事或絕罰，加以打擊，製造神父與教友之間、神父與神父之間、教友與教友之間的不團結，使得一些神父教友苦悶不安無所適從。他們還有意製造「教難」空氣，詛咒新中國為「黑暗世界」，誣謗人民政府為「魔鬼」，正因為他們對新中國與人民政府是這樣的恨之入骨，因此像建立「救國革命黨」等反革命組織，秘密派遣反革命分子到全國各地進行破壞活動，收集各種情報供給帝國主

又間諜情報機關等無法無天的反革命活動也就層出不窮了。這些都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凡此种种，當然為國法所不容，教規所不許，也必定被全國人民所反對，一總教友所唾棄。龔品梅等假借宗教名義做出這許多破壞國家的政治性活動，完全不是一個主教、神父應該做的事情。感謝天主上智的安排，人民政府已採取了英明的措施，使我們上海的教會從被龔品梅所帶到的絕路上挽救過來。

在以上列舉的罪惡活動中，有許多是由龔品梅通過我們執行的。我們承認錯听了格壽平、龔品梅等人的命令，做了許多上有愧於天主下有負於人民的事情，对不起國家，对不起教友。全國各地神長教友愛國愛教，生氣蓬勃，而我們在龔品梅的控制下不但死氣沉沉，而且嚴重阻礙了上海教友愛國運動的開展，造成教友精神苦悶和種種損害，同時也影響了各地神長教友愛國運動的推進。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犯罪行為出現在上海教區為期如此之久，我們不僅沒有效法耶穌伸張正義反對罪惡的精神，而且沒有分辨是非，甚至盲目服从包庇辯護，因此我們深深感到羞愧、悔恨和痛苦。但光是羞愧、悔恨、痛苦是無濟於事的。我們應該接受這次沉痛的教訓，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彌補以往所造成的損失，應該負起責任來，勇敢地走上愛國愛教的道路。耶穌說過：「你們是地上之鹽」、「世上之光。」（瑪竇，伍，13—14）只有尽好天主所交給我們領導教友愛主愛人的本分，尽好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應盡的義務，我們的鹽才能有味，光才能發亮，而為天主所喜悅。各位親愛的神父教友！現在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為了我們教會的前途，我們決心和全體神長教友共策共勵做到下列三點：

（1）明辨是非，劃清人民與反革命的界限，提高警惕，決不允許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再利用我們教會，借宗教為名進行反革命活動，破壞祖國，玷污教會。

（2）努力學習，提高愛國覺悟，尽好人民的責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響應政府号召，熱烈參加愛國活動，為建設祖國、保衛和平而貢獻力量。

（3）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加強神父教友之間的團結，發揚愛主愛

人類精神，尽好愛國愛教的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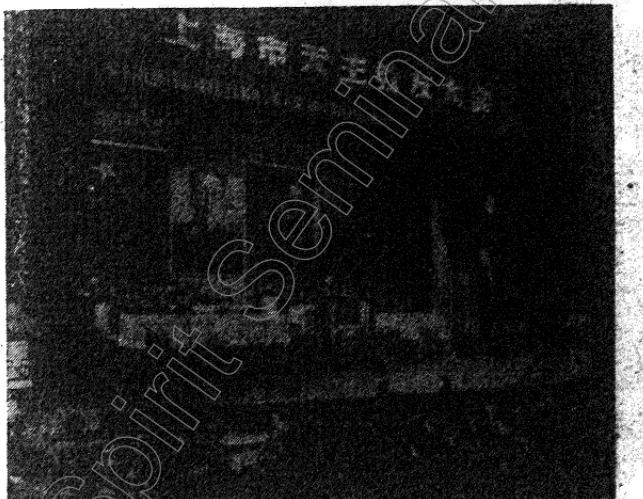
各位親愛的神父教友！讓我們緊密團結起來，和全國各地神父教友同心協力，互助互勉，互相學習，為徹底實現上述各項任務而努力。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任務是艰巨的，靠托天主聖寵的帮助和聖母瑪利亞的轉求，賜我們有信心有力量將決心成為行動、化為現實。

祝

基多平安！

董家渡方濟各堂：張伊耕 范良佐 湯子鑒 胡若時
張懷良 陸鴻漸 徐聘臣 徐斐川
閻智恩 李載德
張家樓天主堂：徐元榮 王昌禱
陸家嘴天主堂：馬士光 唐卓中
金家巷天主堂：張亮賢
洋涇浜若瑟堂：張冬青 周澄良 吳才生
普愛堂：任玉如
虹口聖心堂：張家樹 陳震
鮑斯高堂：黃露嘉
老天主堂：朱瑾 范本篤
朱家宅天主堂：周蘋蓀
傅家玫瑰堂：張維昇
伯多祿堂：宋之楨 沈保智
君王堂：蔣敏声 潘振華
膠州路類思堂：張士琅 連國邦 張漢章
曹家渡彌額爾堂：李思德 張登修 張載雲
方濟堂：李瑞安 楊樹德 馬駿 陳崇德
徐家匯依納爵堂：徐宗海 朱者赤 蔣潤生 郭堯泰

陈才君 楊維時
徐 澄 修 院：朱佐治 艾祖章 沈介民 繩百忍
張志遠 湯孝昌
崇 真 堂：徐元案 邱粵声
岳 陽 路 堂：丁宗傑 趙紀明
七 宝 天 主 堂：張瑞麟
川沙唐基桥天主堂：盧松柏 賈榮山
川沙西麗天主堂：吳慕悌



1955年11月24日，上海 2,300多教友在人民大舞台举行大会，全市各堂口神父、各修会修女以及修道院的修士、修生都出席参加。在这个会上，宣读了上海教区神学界「告神聖教友書」。

杭州總主教區顧問會議發表公告

为了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把反帝爱国宗教的运动向前推进一步，杭州總主教區於1955年10月18—21日，假座杭州總主教座堂，召開了杭州教區解放後二屆顧問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王克謙代總主教和全体教區顧問：鄭心範、吳國煥、姜智齊、李佩仁、沈汝騤等5位神父，杭州市胡莊、王惟民、陶若盦、趙宛文神父也列席了會議。會議就肅清吳品梅反革命集團对杭州教區的影響及協助政府肅清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後，在認識一致的基礎上，作出了4項決議：並根據決議的精神，向教區全体神長、修女、教友發表了公告。

公告首先根據教義、教規，嚴厲地譴責了吳品梅反革命集團所犯下的害國害民的大罪行，指出：「這些反革命分子是賣國的叛徒，也是教会的叛徒。」然後，公告提到了杭州教區的神職人員和教友，極大多數都是高了觉悟，真誠地擁護政府、愛國守法、愛護教会、遵守教會的教理，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在帝國

主義和吳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毒害下，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而最痛心的是有很多爱国宗教的神長和教友因為有了一些爱国表現，就受到他們極端惡毒的打擊和迫害，使反帝爱国運動受到很大阻礙，因此亦造成了教会內外不团结的現象。」

公告指出，「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和研究後，一致認為要接受已往的教訓，必須加強爱国守法的觀念。」又指出，「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極其可愛的；它帶來了民主自由、獨立富強；它將我們教友、和全國人民一樣，從受貧困剝削導向日益美好的生活。這一系列的事實都擺在眼前，我們怎能不衷心地熱愛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呢？」公告又說：「解放後的新中國，宗教信仰和正常的宗教活動，在法律上已得到了保障和尊重，幾年來的事實也都證明宗教信仰一向是自由的；但須明白知道：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並不容許有反革命的活動自由；肅清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亦決不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我們必須對諸君說

要，分道扬镳。就是說這個人就
是。」
先生指出：「少數的反動分子
子到處挑撥和煽動，他們在學生
和校友、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
一切方面挑撥。除了這些外，他
還挑撥學生和人民的團結，
為帝國主義及反動勢力服務之外，
與那些基督教的傳教者和反動分子
道理和調停是毫無共同之點的。」
同時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學習和哲學
又學習的重要性。說：「回憶過去，在我們思想上多著實受社會
的影响，加上帝國主義及反動分子
散佈下的毒素。更有那些在天主教
內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挑撥挑唆，
在我們头脑中散播迷惑。被那反動
反國的正義運動；為了提高自己，
能將這些反動影響和毒素，必須
到學習。」

本卷之末有重刊者，其後又復有續刊者。

为了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王维工作小组在省高院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开展了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人民的公敵，教会的叛徒

——从宗教角度上来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湖南长沙教區 李善華文

近幾年來，在全國許多地方陸續發生了所謂「三三一」事件。我們認識一個主教、神父做了反革命是不是就認定了革命黨派？這些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分子都是一些偽善者天主教重要神職的「三堂」、「神父」封號的西席、司理、司鐸、司理、司鐸。

這些在天主教會中所表現的思想，所發出的言論都不一樣。有的說：「三堂」是神父是天主教徒，是基督教徒，是聖母的忠臣，是上帝的忠臣，是聖母的忠臣，更不是他們的忠臣。因為他們主要就是一些反革命分子。聖母、教皇、並不完全是上帝的忠臣。主教們不但和反革命黨的神職，真主教對於聖母忠美，因为他们是神職人員，他們還說：在這些神職的忠道，有如他們的忠道。

總之，我們認一個主教、神父做了叛徒，做了反革命，要三三一。

神父做了反革命是不是就認定了教父、教皇、聖母；我們認定他們是不是相反教皇一貫的精神，是不是違犯了聖母忠美，是不是相反愛德。

應該肯定：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公敵，反革命的主教、神父是人民的公敵，也是教会的罪人。我們認定他們不但不相反教皇一貫的精神，而且也不是聖母忠美，不相反愛德。我們所以選擇說，他們是以聖經、教父、教皇、教律為依據的。

反革命分子是極端仇視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其原因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騎在人民頭上的三大頭人，現在又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於是，反革命分子便開始有了他們所謂的「兩面不相容的政策」。一面是對忠美，一面是對

在土改時多運動機會不令各地天主教徒：「不得在公審大会上挑撥地主」，「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如是不得不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則由在人民政府的培養後，把它歸還地主；不得地主同意，不得隨意分割的土地」；又指示各地傳教士「不得承認土地時鬥爭地主分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方次章反革命集團在農村破壞選舉和土地改革運動時，也企圖軟化農民的地主的鬥志。他們說：「鬥爭地主你們不要去。地主的田地是天主賜予的，你們也是天主安排的。」上頭品

有的一勞，應該別人喝！」上《聖經》，33）並且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時有一個公會堂裡講道：「教師，為了要得當生，我們該作什麼呢？」耶穌對他說：「做天主要我為甚麼？只有天主是當的。耶穌說：「你早已知道：施舍善，謹慎惡，毋空話，孝敬父親。」上那人向耶穌說：「我自幼以來就遵守了。」耶穌看見了這人說：「你既缺少一样。你要支取你所有的一切。分給窮人，這樣，在天上就有你的報應了，然後來跟隨我吧！」上那人看見了這事高興極了，因為他是一個大財術和方次章反革命集團都認為天主分子一起，若天主教會的土地美約拍成照片，張貼國外，以待「變天」。他們所謂的新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總為「猶太民族」，污穢社會主義的生活為「猶太生活」，他們這種思想是非、錯誤到極點的行徑，是否符合於聖經的教訓嗎？

耶穌在小福音書中都反覆叮嚀的話說：「每个人都要足夠為所有的需要。」耶穌所記錄耶穌的話說：「所以你們要富足，去不是為你的一生，但不能為你來生。」（《福音·第》24章：「你們要富足，去不能為你來生。」

這一件事能使你明白羅子那裏的穿針孔的警喻。耶穌說：「有錢的人走入天主的國多麼容易啊，一隻鸚鵡能穿過針孔比一個富主進入天國還更容易。」（《福音·18—25》）

瑪爾谷福音也提到了耶穌同样的教訓。

我們從家庭大事錄中發現了下面的記錄：他們（泰爾友親）那樂於听从宗教的訓誥，從此散去、分散和拆散……但他們卻沒有聽神的訓誥；或是忘了自己的宗教訓誥，忘掉他們的教訓，

的需要。(話 32—35)

信友虽然众多，却一心一意，谁都不把自己的產業称为自己的。他們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他們中間連一個貧困的也沒有。因为人人都將田產房屋賣掉了，把所賣的價錢拿來，放在宗徒腳前，按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聖 32—35)

宗徒大事錄記載了上述宗徒和信友們的類似共產主義的生活後，隨即記載了亞納尼亞和撒非納夫婦的故事。他們夫婦兩人企圖把變賣田地的錢隱匿一部分，不把全數提到教會，而其罪惡所招致的結果是竟為天主聖神所懲罰而身死。(伍 1—10)

金口聖若望(君士坦丁堡主教，公元347—401)是聖教初期一個大無畏的批評家。他在上述的文字之後，加入了他自己進一步的理論，這種理論是有着一種非常現實主義的經濟基礎的。我們在他對於宗徒大事錄的第11次講道詞中，找到了這樣的理論。他的言詞有如下述：

「他們是如何的榮幸啊，他們不感到貧窮的痛苦，理由是他們大方地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所以

便沒有一個人處境貧困。他們並不只把一部分貢獻給教會，而自己留回一部分；他們施贈出去的時候，也不把這一切当做是自己的產業。他們消滅了不平等，幸福地生活下去；而且他們處理這種事情時，其態度是異常可讚的。他們不敢把施贈的東西，放在貧乏者手上，他們也不敢把贍物提出來。他們只是把这些東西，靜靜地放在宗徒的腳前，把宗徒當做主人，當做贍物的分配者。於是每個人都从公共供給物中，取得他的需用品，這樣，便防止了施贈的人們產生驕傲自滿、沾沾自喜的情緒了。

「假如我們今日能够採取這樣的作法，則一切貧富的人，都必更為愉快。但貧人所得的快樂，也並不比富人所得的為更多。因為施贈者不獨不會成為貧乏者，而相反他令貧乏之人成為富裕之人啊。」

「讓我們想像我們自己採用這種方法：一切人們都把他們的所有貢獻出來成為公共的所有物，無論貧富都不妨阻這種計劃，都來幫助。那麼，由這樣而牧集起來的有多少金錢呢？設想——因為這是不能經耐確定的——每一個人都把他的一切金錢，他的土地、田舍

、房屋算提出來，則我們就可以收集一百萬磅的黃金，或者還會超過兩三倍。因為，讓我們看吧，我們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有多少人口呢？有多少天主教徒呢？不是有10萬個嗎？又有多少異教徒和猶太人呢？這樣，可以收集多少磅的黃金呢？又我們之中，有多少貧人呢？

我不相信會超過5萬人。然則需要多少金錢，才可以供給他們每人的食用呢？假如他們在一個公共膳食之中用膳，其費用必不會太多。我們怎樣處理這短缺的金錢呢？你會相信，它是能够用盡的嗎？天主的祝禱豈不會降及我們，令我們比以前更千倍的幸福嗎？豈不是在地土便建立了一個天國嗎？假如這種試驗，在當日（指宗徒時代）有非常顯著的成效，沒有一個人感到貧乏，若實行這麼多人口中的今日，其效果豈不是更大嗎？」

耶穌的教訓，宗徒的生活，聖賢的觀察、感嘆、祈求，在各種環境之中，都已清楚地指出了天主教会在初期的類似共產主義的性質的制度。

那麼，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製造貧困的剝削階級——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

建地主，實現了耶穌、宗徒和先賢的理想，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尤其是作為一個教會內的神職人員，有什麼理由來反對，來破壞呢？我們想是沒有任何理由的。相反地，我們只應該為此而歡欣鼓舞，衷心的擁護。

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從來不愛國也是不准人家愛國的。龔品梅、万次章等反革命集團就經常在教徒群眾中散佈「基督教就不能愛國」的反動理論，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天主教徒的愛國活動。難道天主教的教義、教規、教律不准我們愛國嗎？不是的，我們找遍了教義、教規、教律，却從來沒有找到這樣的理論。相反地，我們的教義却多方地訓導每一个教徒熱愛自己的祖國，並且把它列為誠命，約束着我們的良心。誰違犯了它，不但是國家的罪人，也是宗教和良心上的罪人。

天主十誡中的第四誡明令我們愛國；耶穌痛哭耶路撒冷的滅亡給我們立下了一個熱愛祖國的光輝榜樣。聖保祿宗徒在致羅馬教友書中寫道：

「人人都應該服从政府，所以凡是要違抗政府，就是違抗天主所建立的秩序，而違抗者就給自己招來懲罰。作善事用不着畏懼官長，作

那樣才畏懼他們。你願意不畏懼官長嗎？你就作善事吧！他必要稱讚你，因為他是為你謀福利的，但是你如果作惡，就該畏懼；因為他不是徒然佩着劍的，所以應該服从，不僅是因为畏懼刑罰，也是由於良心。」（拾參）

聖保祿這裡所指的政府，当然是指的為人民謀福利的合法的政府，因為他說「官長」是為「為你謀福利的」，這也就是說，官長是應該為人民謀福利的。我們看，今天新中國的人民政府，事事關心人民，处处為人民服务，是从古以來未有的好政府，那麼，作為一個中國的天主教徒就應該服从它，尊敬它，「不僅是因为畏懼刑罰，也是由於良心」。誰違抗今天的人民政府，就是違抗良心的誠律，就是宗教上的罪人，就應該受到宗教上的制裁。我們從聖教法典上找到了這樣的規定。聖教法典第2335條說：「凡參加陰謀反對合法國家政權之組織者，事實上（*ipso facto*，即不消宣佈）即招惹為宗座保留之絕罰。」而聖教法典這條規定並不是只限於非神職人員的。

那麼，道理很明顯，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既是人民的公敵

，又是教会的罪人，我們反對他們，控訴他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又有足夠的根據，為什麼竟有人說這是相反教会一貫的精神呢？難道教会一貫的精神是教我們踐踏是非，抹殺真理，包庇壞人坏事嗎？說這話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請他头脑清醒地、好好地去看一看聖經，看一看聖教法典吧！

有人說：「聖教法典第120條規定神職人員不得被控告於世俗之法官。」我們從聖教法典第120條這一規定來研究，所謂「神職人員不得被控告於世俗之法官」，僅限於「在有關其職務之事上」。這首先充分地說明了：如像龔品梅、万次章、劉和德、郝彌等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所謂「主教」、「神父」，他們一系列的反革命罪行，已經完全超越了「有關其職務之事」的範圍，那麼，即「被控告於世俗之法官」，又有何不可呢？

如果還不相信，我們再來看一看聖經。瑪竇福音第23章大力地描寫了耶穌理直氣壯、聲色俱厲地對法利賽人的控訴。難道因為他們是經師和長老（即等於現今的神職人員），耶穌就對他們沉默不言嗎？我們再看一看聖保祿是怎样

对待長老的問題。聖保祿宗徒在致第茂德主教前書第5章中說：「控告長老的信，除非有兩個或三個見証人就不要收。對於实际犯了罪的，要当众申斥，为了警戒其餘的人。我在天主、在基督耶穌和在諸聖天使台前，懇切地囑咐你，遵守這些命令。」聖保祿宗徒的教訓是多麼明顯！

还有人說：「天主教主張博愛，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是相反愛德的。」我們說：天主教主張博愛不錯，但「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是相反愛德的」这一說法則是錯誤的。絕沒有这样的邏輯。「博」者，「廣」也。博爱即是教導我們熱愛廣大的人民，有愛必有恨。有句格言說得好：「不懂得恨的人，也不懂得愛。」真正的愛是从高度的憎恨中培养出來的。正因為我們熱愛廣大的人民，所以我們痛恨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對反革命分子沒有憎恨，就註

明我們對祖國沒有真愛；我們對罪惡、对教会的敗類沒有憎恨，就證明我們對眞理、對正義、對教会、對天主耶穌沒有真愛。對於危害祖國的人，我們用不着憐惜。對於教会的敗類——法利賽人的黨徒，我們是無情地予以唾棄的。愛憎不明的人是不配称为一个中國人民和一个天主教徒的。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所得的結論是：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公敵，也是教会的叛徒。今天，全國廣大的天主教徒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为了純潔自己的教会，起來反对他們，揭露檢舉他們的罪行，是完全正確的，是一件符合於天主聖意的行为，因此他們心安理得，良心上毫無不平安之處。

奉劝那些在肅反運動中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教徒和神職人員，再不要徘徊猶豫了。我們竭誠地歡迎你們參加到廣大愛國教徒們的鬥爭行列中來！

各地通訊員及投稿諸君注意

本刊已与天津邮局建立「郵資總付」關係。嗣後各地寄給本刊的稿件，可不必貼郵票。但請在信封上註明「新聞稿件」字样，即可照寄。此項办法僅限稿件，其他函件（如訂閱、查詢等項）仍請貼足郵票為荷。

愛國愛教的典範——徐光啓

·周健鐘·

3

(2) 徐光啓所處的時代背景

光啓時代，正是明朝政府面臨困難達於頂點的時代，明朝的統治正在這一時期從開始腐朽而急速走向死亡的道路。朝廷的昏瞞無能，閹党的橫行跋扈，皇室和大地主階級在經濟上的殘酷壓榨及其所加於人民的災難，以及由於這些所導致的倭寇之患和滿清入侵，再加上新興工商業的發展，國內和國外在貿易關係上的開始接觸和隨之而來的西洋科學知識及宗教思想等等，這些，對於徐光啓當時的思想活動，不能不給予深刻的影响。這就是徐光啓之所以孕育和形成愛國愛教思想的社會背景和客觀根源。徐光啓置身在這樣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當中，他的愛國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人民群众在苦难中的迫切願望；他的愛教熱誠，成了當時中國天主教徒信德光輝的集中表現，而兩者都得到了時代的有力促進，也都反映了明末這一時代的社會內容。

明朝自英宗朱祁鎮時代起，政權動搖的形勢已經無法掩飾，到了武宗朱厚照以後，更是江河日下，大地主統治集團愈來愈腐化，造成了宦官爭奪政治权力的野心的机会。因此自英宗朱祁鎮即位（1436年）至思宗朱由檢垮台（1644），200多年間，政治上的主要特徵是建立和發展了以太監為首的極殘酷的特務統治，他們掌握了一切軍政財務实权，實行嚴刑苛法，賣官鬻爵，甚至姦淫婦女，搶掠勒索，而太監的頭子「司庫監」，大權在握，可以起草詔書（聖旨），連作為最高行政領導者的內閣大學士，也在他的管轄指揮下。大地主官僚們，以逢迎官宦為能事，作為夺取权位的手段，嚴嵩父子就是用這樣卑鄙的手法，盤據內閣20年



明末宦官当道，橫行無忌，欺壓人民。

在穆宗朱載垕和神宗朱翊鈞兩朝連續為相的所謂名相張居正，也是以取悅兩宮，逢迎宦官馮保、李芳而入閣的。當然，嚴嵩、張居正二人間有所不同；但專權獨斷，樹黨營私，則是一樣的。熹宗朱由校即位後，他更把一切大权交給宦官，因而演成了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更黑暗更兇惡的閹党政治。這時，特務組織的橫行霸道達到最高峯，閹党官僚沈惟、崔臣秀等，成了魏忠賢手下的「五虎」「十狗」「十孩兒」「四十抓」，閹党太監都成了「千歲爺」，地方官吏成了他們的奴僕。閹党得勢後，大肆殺害東林黨人，在野文人的講學書院被廢除，改建為魏忠賢的生祠，閹党分子還呼魏忠賢為「九千歲」，有的無耻文人還替魏忠

捧場，尊他如孔子。崇禎皇帝即位後，在輿論壓力下，魏忠賢为首的閹党，以十大罪惡（其中有通敵一條）被治罪，但明朝政局已到了崩潰的前夜。

明朝的社会經濟情況，同样地自英宗以後轉向惡劣。全國土地顯著地走向兩極分化；官田與民田的數量為 7 與 1 之比。土地大量集中的結果，民間僅有的小量土地愈來愈失去保障，而皇室官僚等大地主階級，還通過瞞田抗稅、逃避差役、放高利貸等方式，貪得無厭地繼續兼併農民的土地。在賦稅方面，萬曆 9 年，朝廷採用「一條鞭」法，按畝徵銀，包括差役所有田賦都在內，不再攤派其他。這種辦法，本來對無地農民是有利的；但是地方官吏勾結地主階級仍舊苛求農民，从中取利。同時朝廷為了彌補財政空虛，不斷增加賦稅，農民負擔，仍然繼續增加。萬曆 46 年，遼東用兵，戶部加田賦每畝 3 磅 5 毫，次年又加 3 磅 5 毫，再次年又加 2 磅，前後共增 9 磅，每年得銀 250 萬兩，農村經濟開始走向崩潰；崇禎 3 年，田賦再加 3 磅。這樣一來，農業生產遭受到空前的破壞，不少農民棄地逃荒，土地價格大跌，原來土地每畝可值 50 兩至 100 兩，以後只值 1、2 兩甚至 5 分。在這民不堪命的情況下，統治集團窮奢極侈的消費却逐年增加。英宗以後，單是宮女用的胭脂香粉，每年開支就達 40 萬兩之多。從皇室到中小地主，為了滿足豪華生活的需要，便只有無止境地向農民搜括，因此官吏貪污，成為明末上上下下公開的風氣。農村崩潰，賦稅來源減少，而一切大大小小的貪污，實際上代替了明朝政府的庫存。明末統治集團就这样在財政上走上了絕路。殘酷壓榨和土地兼併的結果，到處是破產農民，到處是舉家流亡，不少農民賣妻子、賣身，大地主階級家庭的奴婢日漸增加。

明末社會內部的這種矛盾，滋長和發展了農民起義。神宗、熹宗、崇禎等朝，農民起義都沒有停止過。萬曆 25 年，四川湯應龍起義，攻合江、綦江；27 年，朝廷因舉辦太子婚禮，用戶部銀 2400 兩，民變到處發動；34 年，南京劉天緒「謀反」；37 年，徐州群眾暴動，殺如皋知縣張藩；38 年，河南陳自管等起義；天啓 2 年，山東白蓮教首領徐鴻儒起義，貴州安邦彥（苗族）起兵，陷畢節、安順，圍攻貴陽；崇禎元年，陝



各地人民蜂拥参加農民起义的隊伍

西固原兵變劫奪庫銀，白水人王二、腐谷人王嘉胤、宜川人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同時起義，安塞响馬高迎祥與飢民王大梁聚眾響應，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序幕，就在這個時候從災難深重的陝北開始了。

明朝自嘉靖以後，由於政治的極端腐朽，遭致了頻繁的外患。從嘉靖年間起，由日本商人和浪人組織起來的海盜集團——倭寇，正式展開了對我國沿海的掠奪，沿海幾千里同時告警。當時嚴嵩當道，不能抵禦外侮。另外又有汪直、毛海峯、徐海、陳東等，他們與倭寇勾結起來，所到之處，殺人放火。接着，日本半臣秀吉為了開闢海外市場，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正在這個時候，真是处处火起，西北韃靼從青海入寇，西南又鬧「苗亂」，在朝廷上則是閹党和士大夫鬥爭。明朝從軍事上援助了朝鮮，但無結果，只有妥協。倭寇之患的結果，已使朝廷喪師數十

万，耗費數百萬兩。

除了倭寇之患，还有滿清入侵。神宗時女真族已開始四出據掠漢人及鮮卑人作奴隸。万曆44年，努爾哈赤即王位，定國號為「大金」，後來把國號「金」改為「清」，開始對外侵略，明朝步步被擠向後退。滿清的主要戰略之一是利用漢奸，貫通閹黨，殘害抗戰將領和正直人物，這樣來擴大明朝的內部矛盾，達到入主中國的目的。腐朽王朝上了滿清分化明朝內部的陰謀的當，在戰爭中，不斷喪師折將，雖然如此，統治者仍不接受教訓，而反以全力去鎮壓農民，閹黨不少分子，更通敵投降，執行滿清的方針，大大失去聯合農民共同抗清的機會，因而明朝終於被吳三桂引入的滿清侵略者所滅亡。

這一時期，正当歐洲海上貿易發展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為了尋找和擴大海外市場，紛紛來到東方進行海盜式的活動。由於國際間貿易的接觸，刺激了明代工商業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業的發展。葡萄牙人賄買了明朝的大官僚把我國澳門租去作為貿易根據地。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就跟在這些冒險家的後面來華傳教，最初來的耶穌會會士，其中有利瑪竇（Ricci Matteo）、王孝肅（Alfonso）、熊三拔（Sabathinus De Ursis）、鄧玉涵（Jean Terrenz）、畢方濟、龐迪我（Pantoja）、湯若望（Johannes Adam）、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 Aleni）等人。這時朝廷的主要困難是外患和財政問題，利瑪竇等認清了這一點，首先在中國提倡西洋科學，因此西洋教士在中國傳教漸漸得到保障。他們在傳播西洋科學的基礎上來傳教；結果，在廣東、北京和沿海一帶，上自士大夫，下至平民，領洗奉教的不少。西洋科學的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內的資本主義萌芽。

以上就是徐光啓生平經歷的社會面貌的輪廓。

「時勢造英雄」，就在這樣多災多難和具有複雜變化的明末社會中，產生和成長愛國愛教的偉大人物——徐光啓。

（本節完，全文未完）

關於波蘭的天主教

西德天主教青年領袖 阿道夫·布洛克

我与出席世界青年联欢節的德国代表团到達華沙後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在那魯托維茲廣場上学生賓館对面的一座教堂。我曾讀到过不少有關波蘭的宗教生活和天主教会的情况的东西。我知道西德報紙上有關这件事的報導以及梵蒂岡散佈出的消息。是否我將証实这些消息？在旅途中我就这样問过自己。現在我要來找答案了。

因此我去看了那魯托維茲廣場上的教堂。它好像一點也不荒涼，走進去的人們很自由、很公開，一點也不像是幹什麼犯法的事那样偷偷摸摸的。我跟着一大群人到了堂裡，那裡已是座無隙地；我看見了兵士、農民、職員，各种不同職業的人。他們安詳地在那裡念經。

这情形和我听到的消息完全不符。但是，这种表面的現象並未使我滿足。我要知道的是波蘭人民宗教生活的內部詳情。在这方面我獲

悉了許多有兴趣的事。例如，人家告訴我，戰後已有 700座教堂修復了，还新建了28座。在目前，有比戰前多一倍的神學學生，新經的印行數早已超過1919和1939年時的數目。这些事實，據我的想法，一點也不能証实教会在波蘭是被迫害的。

教会已與國家分開，但是，有趣的是，宗教團體還在許多方面繼續它們的工作。「波蘭宗教生活據以發展的原則是什麼？」我問過一個PAX的人，這是一個天主教的組織，它擔任政府與教会間的媒介的工作。他說波蘭天主教会與政府有一個協議。這個協議，用最合情合理的方式規定了教会與國家的關係，証明了馬克思主義者們正視波蘭人口90%都是天主教徒這一事實。協議中的一項是贊助魯布林天主教大學。我與這學校的許多學生談過話，所以對這件事我有了我自己的

看法。这些年輕的学生不但在神學上受到很好的基礎教育，在一般教育上也是一樣。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開討論會時的心平氣和的現象。這個大學，還有許多在協議訂定以前就存在的教會學校，與國家學校享受平等待遇。同時，波蘭的天主教會保證對國家進行危害性的活動。很顯然，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證下，這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讓我們再來談談前面提到的PAX。這個組織中全是積極的成員，從事大規模的出版工作，其中有日報、哲學與神學期刊。PAX還擁有一個出版社，出版的著者名單中時常可以發現格拉姆·格林(Graham Greene)、萊因赫德·許奈德(Reinhold Schneider)、克洛寧(Cronin)、馮·勒·佛(Gertrud von le Fort)(註)等人的名字，更不要提起波蘭的天主教作家了。PAX出版的書刊不僅由它自己發售，在各書店內也可以買到。

無疑，PAX很清楚：天主教徒不但應與人民的國家合作，同時

他們也有這樣做的必要機會。再說，在過去他們共同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佔領而鬥爭時就會有過接觸。在國民戰線委員會中，我遇到過一些老練的天主教徒在那裡擔任秘書工作，並聽說國民戰線中有神父們的委員會。

在我給波蘭人民作客的兩個生日裡，我知道了很多。我們看見的不僅限於華沙。在一次到上西里西亞的旅行中，我的印象更深刻了。因此，我可以很客觀地說，過去我在國內聽到關於波蘭教會的消息，大部分是不確實的。這樣我很高興，否則，如果我要報告與我同教的人被迫害，那將是一件很悲慘的事。

因此，在離開這個國家時，我不但有著對波蘭人民的滿懷友誼，更希望他們得到更進一步的成功。

(註)這幾個人是英、法、德等國的天主教作家。

(原載「波蘭」畫報1955年第10號。陀螺譯)

教友应当自我檢討



•回如惠神父。•

真面目。

① 应当記憶我的罪过

大凡人都喜欢想自己的好处，不喜欢想自己的坏处。我也有時想我已往的事跡，慶幸我的行为不坏，也做过些有益的事，旁人对我也表示好感。我回想这些事情很容易。但是要想起我的錯誤、拙笨、軟弱無能，那就难了。對於我的一切弱点，我就会掉头不顾，只看那些个能使我不好意思的長处。

過於思慮自己的錯誤、卑劣和軟弱，往往是無益而有害的。追想以前的罪过，可能引起煩惱、心神不安。但是我应当有勇气來認清我自己的行为，应当公正地檢討我的一些不光彩的事跡，为了認識我的

我像似一个被判徒刑从寬不予执行的罪犯。可是这罪犯每年为除去自己的傲气而加警惕，应当時常閑看自己的判决書，念念自己的罪行記錄。我要做的，正和这犯人相似。我在天主的法庭裡，存着兩種記錄：一种記着我已往的罪过，一种記錄我蒙受的各样寬赦。我全心信赖第二种記錄註銷了第一种記錄。我想我以前的罪过，不必再恐怕；但是为谦遜的缘故，我要重閑看我的判决書，这就是我願意認識我自己，明瞭我的行为。那判决書上詳細記載着我行为不檢、抗命違反天主。我从头一頁一頁地翻起，我的少年時代、求學時代、服勞時代，在每一頁上都記載着我違犯十诫

的罪過。恐怕十誡當中，我沒有一條不曾犯過。我看到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物、做過的事情，一切都是在我腦海中，勾起我的不忠實、無勇气時回憶。這都是我幹的事，我該勉力激發懊悔痛恨的心情。

② 应當懊悔我的罪過

我在告解的時候，對我所犯一總的罪過，都發過真心痛悔，痛恨我的罪過，使我叛逆了天主，給我招致了許多罪罰。我現在懊悔我的罪過，並不是疑惑天主的仁慈，怕我罪過仍舊招惹天主之怒；只因我的罪過，雖然已經得赦，我總是犯過罪，我總是一個罪人，我總應當懊悔我的罪過。一切的罪過，除了違犯天主聖命之外，本質是惡，是醜陋，足夠使我們犯罪的人慚愧。我們對人家文過飾非，不是因為怕醜，怕丟面子嗎？因此不讓人家知道我們犯錯。盜竊是不名譽的行為。欺詐愛人憎惡，好嫉妒的人也叫人看不起，淫亂的行為，都是隱秘不宜。我回想一生所犯的罪過，都是違反理性的行為，多麼可耻！

罪過不單是醜陋，還是一種瘋狂的行為。我蔑視天主的權力，要

黃褐色墨迹，竟同天主共謀叛變。如此對待天主，還有理智的個人嗎？我相信天主聖化萬物，我仍然去做，這是驕傲，又是愚昧。因為我不考慮我叛逆的嚴重，以至在疥禰弗爾反叛天主的時候，也許還到他自己有點價值，因為他有天主的本性。他光明美麗超過到我身上。但是我呢？我是如此渺小，我身上有許多缺點，我在身上發見有些小長處，小短處，小缺點，大家也認我有，甚至我，尊重我，便我相信我自己不是毫無價值。其實，在認識我，尊重我的人中，有幾個正確的瞭解我，我和其他人類比起來，算得什麼？這是一切。在天主面前算得什麼？我在天主前，如一粒沙子在高山之前，一滴水在海洋之前，至無大小了。我肉身和灵魂兩方面，在道德和理論上，都有不能自傲的理由。我有各样的私慾偏情，行惡事，阻擋我修德的勇氣。這些都是妄想。這一切能使我產生非議心嗎？能使我胆敢違抗天主的命令嗎？我的灵魂是天主的智慧，本來是無私的。但是在妻子裡，把妻子或她兒子打罵？她本來有修德行善的能力。但

「不等一晚！」
「你不知道我這人，
天生不是要吃飯的。
而且這事我之多
用。受過之恩，必報之。
而且這消息我一早
就告訴了方丈。方丈
就是我師父。他說天王
之旨。當即為我取天王
三藏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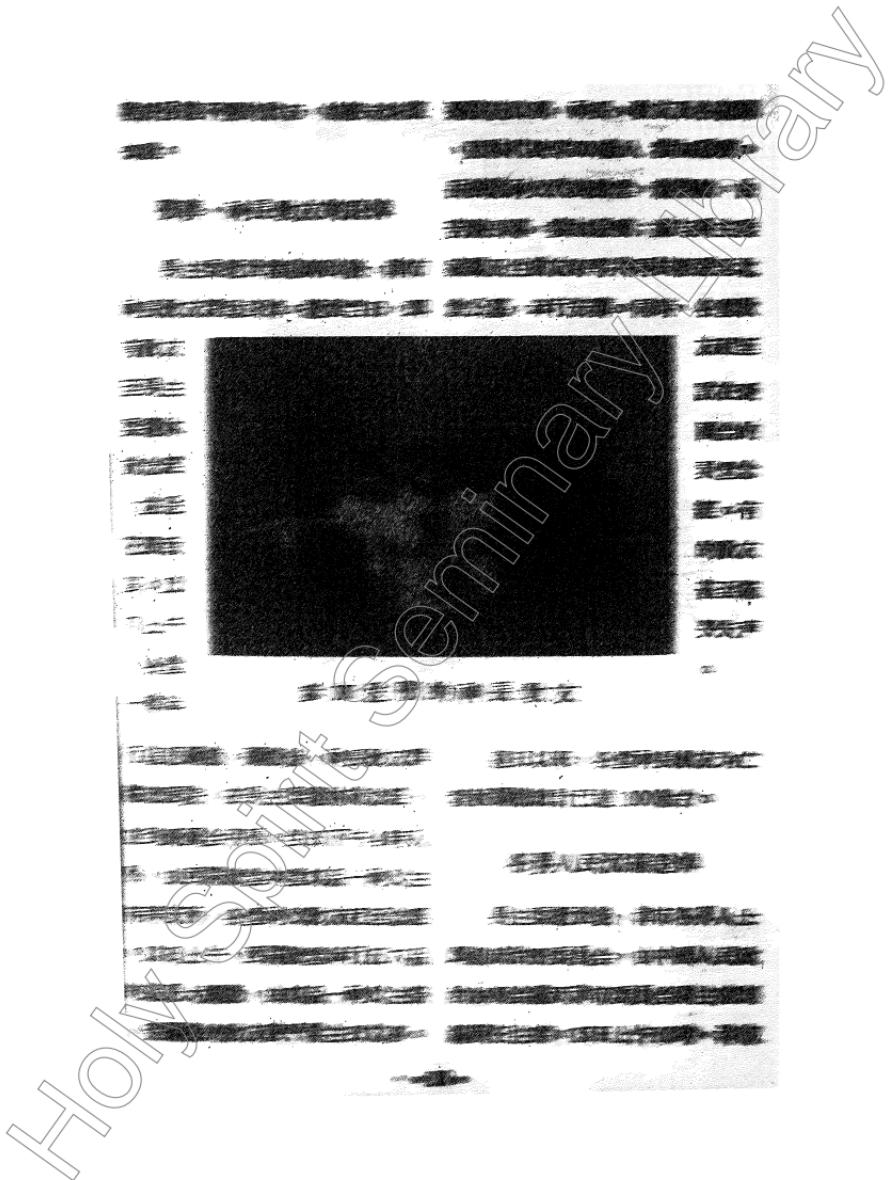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沒有基督教天主教

吳克齊主任委員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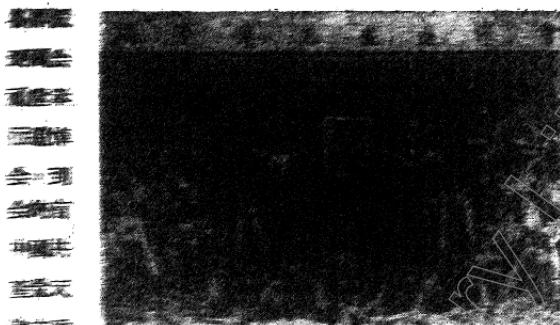


Hok Sui Seminar Library



友士基
必健全
繼承他
的遺志
，繼續
奮鬥。上
天、
津市人
民委員

追悼會會場



天津市人民委員會、中國人民政治事務處總地圖處長和天津市基督教聯合會、天津市基督教委員會及各民主黨派委員、各界宗教界的代表、宗教界人士等共 300 餘人

都在會上講了話。他們一致指出：吳克齊先生生前對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貢獻是重大的。他的愛國精神，是值得每一個宗教信徒學習的。他們希望教友們秉承吳克齊主委的精神，繼續努力。

追悼會在中國人民政治事務處會堂舉行。會場由吳克齊主委親自主持。

王惠美、劉桂文、中國人民政治事務處總地圖處長、天津市基督教聯合會、天津市基督教委員會全體

主委、各民主黨派代表、各界宗教界的代表、宗教界人士等共 300 餘人出席了追悼會。吳克齊主委在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每一個教徒的進步和進步的道路，繼續前進！」

★ ★ ★

吳克齊主委的逝世，是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一個重大的損失。但他生前那種愛國愛教的精神，將鼓舞着每一個愛國教友，沿着愛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副主席

劉錫瑛在吳克齋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詞

同志們，朋友們：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常務委員、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先生和我們永別了。我以沉重的心情，致以哀悼。

吳克齋先生是天津市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領袖，幾年來，他領導全市教友進行反帝愛國運動有非常顯著的成績。近百年以來，帝國主義曾長期利用宗教作為它侵略中國的工具，在全國解放以後，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仍不斷進行破壞新中國的活動。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掀起以後，天主教的愛國人士，奮起發動了反帝愛國運動，吳克齋先生與津市廣大的愛國教友首先響應，積極倡導。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曾經遭受到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種種阻撓、威脅和破壞，津市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取得今天蓬勃發展的成績，是經過了極其嚴重的鬥爭的。吳克齋先生在鬥爭中表現出不怕打擊，不畏艱險，在取得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持下，曾多次擊敗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陰謀、破壞活動，使愛國運動的聲勢不斷壯大。吳克齋先生一直堅持不懈地為反帝愛國運動工作着，直至最後光榮地犧牲在工作崗位上。吳克齋先生的這種愛國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吳克齋先生不幸與我們永別了。吳先生的愛國精神仍留在我們，特別是天主教朋友們的心中。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是項長期的、艰巨的任務，過去雖然已取得了很輝煌的成績，但希望天主教的朋友們今後應承繼吳克齋先生的愛國精神，繼續努力，徹底消除隱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的毒瘤影響，與全國人民一道，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及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

我們永遠紀念吳克齋先生在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中的貢獻！
吳克齋先生永垂不朽！

悼克齋先生

·高慶環·

1955年12月11日下午2時45分，克齋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與世長辭了。

克齋先生從得病到逝世，前後不過17個小時多的時間。因此，當人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時，一方面是悲痛，一方面是感到突兀。自从1952年冬天他患了腦血管栓塞症後，人們都擔心有一天要舊病復發；而腦部出血的病，在今天說來，又是个不治之症。那一次他得病後，經過一個時期的治療和休養，他的健康是恢復了，但他的血壓仍有時昇高。醫生、政府的首長和我們——所有在促進會工作的教友們，都不時地勸他多休息。可是，這位給愛國愛教的熱情充滿了心灵的老人，把祖國、人民的利益和教会的前途，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寶貴得多。

仍然不辭勞瘁，為國家為教会而晝夜奔忙。在他最後得病的那一天的下午，他參加了天津市各界人民歡迎歸國旅日華僑的大會；會後回家

匆匆地吃了晚飯，又趕到愛國會主持各分會、臨工會負責人等備慶祝聖誕和新年的會議。就在這個會上，他一病不起，光榮地死在了工作崗位上。

朋友們談起克齋先生，總是稱道他為人正直，熱心，守規矩，雖然在舊社會那樣混濁的空气中，始終沒有染上舊社會的惡習，所謂出淤泥而不染；平日待人接物，一本一個虔誠教友應有的謙遜誠懇，不誇上，不驕下，是個典型的人物。解放以後，他看到祖國的新生氣象，心情很是興奮，常對人說：「這樣好的社會，這樣好的國家，還不愛，那要愛什麼呢？」於是，他聯合了一些愛國愛教的教友，在天津發起了反帝愛國運動，成立了愛國組織。

反帝愛國運動發起之初，教內帝國主義分子百般阻撓破壞。他們利用神職地位，歪曲教義，濫用神

齊克齋先生和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教友。但是，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克齋先生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終於衝破了帝國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波瀾壯闊地開展起來了。帝國主義分子們見陰謀未逞，就又想出了更加狠毒的辦法來。那時竊據小白樓天主堂本堂職位的荷蘭籍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糾集了一批土匪、流氓、特務，飲血結盟，秘密組成了一個殺人的黑幫。他們始而向克齋先生等幾位愛國運動領導人寫匿名信，投刀恫嚇，繼而又拟好了一個暗殺克齋先生等的罪惡計劃。

記得有一天傍晚，這個殺人黑幫的主要分子王克明（已就逮）到愛國會來找克齋先生談話。當時會內除克齋先生外，沒有別人，他與王克明談了很久，痛斥了這個國家與教會的叛徒的反動謬論，結果，王理屈而去。另外的一次是：在上述這個黑幫被政府破獲的前一天晚上，雖然克齋先生早已從朋友處得知他們將對自己有所不利，他仍不以為意，到滿濟世所在的小白樓天主堂，向教友們宣傳愛國運動。事後我問克齋先生當時的心情，他說：「我早就知道他們什麼都幹得出

來，可是我一點也不怕。如果他們竟敢下毒手，我為國家和教會犧牲了，是光榮地致命，還有什麼可怕的？」克齋先生這種愛國愛教、英勇無畏的精神，真令人感動！

克齋先生生前是个愛憎分明的人。平日他待人溫和謙遜，對一般受帝國主義思想毒害而致思想落後的教友，總是耐心地爭取；他並時常訓誡我們：反帝愛國工作是個長期的、複雜的、艰巨的工作，千方百計不可急躁。但是在同時，他對帝國主義分子和一些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的教會敗類，則是怀着無比的仇恨的。每次提到這些人，他總是又憤懣又地說：「他們哪裡是傳教？天主的福音若是照他們那樣傳，那成個什麼樣子？」激昂之情，溢於言表。

克齋先生在宗教生活上的熱心表樣，更是值得每個教友景仰的。生前，他除了患病或有特殊重大的事件外，每天進堂望彌撒，數十年如一日。平日對愛國會的工作同志、家屬和親友，除了以熱愛祖國相勸勉外，更經常勸人守規矩、修德性，過好宗教生活。他這種虔誠奉主的精神，有力地粉碎了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們和反革命分子們對反帝

愛國運動的誣報造謠，給運動的開展帶來了有利的條件。

克齋先生的許多功德德性，筆難盡述。如今，這位愛國愛教的老人，終於功德全備，蒙受天主的聖召，溘然長逝了！對於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來說，對於平日在他領導下致力於愛國愛教的工作的人們來說，克齋先生的死，真是一个重大的、無法彌補的損失！

我彷彿又看見那天（12月10日）晚上，會議結束後，克齋先生坐在會議桌前，一手扶着頭，輕微地發出幾聲痛苦的呻吟的情景。當時我和在場的同志們只以為他那天有些過度疲勞，休息幾分鐘就會精神恢復，然後霍然而起，又有說有笑

地和我們在一起的。誰也沒想到，從那時起，他就陷入昏迷不醒的狀態中，一直到他與世長辭。

克齋先生！雖然你在辭世之前，並沒有半句遺言，但是我們都知道，你唯一的夙願就是要團結神長教友，為熱愛祖國、純潔教會和保衛世界和平而努力。我們一定繼承你的遺志，繼續奮鬥！

克齋先生！雖然你和我們永別了，但是你那愛國愛教、英勇無畏的精神，將永遠鼓舞着我們前進。願你在天之靈，多為我們轉求天主佑護我們，使我們早日完成你所未能完成的偉大事業！

克齋先生！你已經息止安所了，但你的英名將永垂不朽！

義人的灵魂掌握在天主的手中，死亡的痛苦再不會傷害他們。在愚人看來，他們業已死去，並以他們的去世是不祥的。他們與我們分离，彷彿是歸於泯滅，其實他們却處於安寧之中。在世人的眼中他們虽然是受苦的，可是他們的希望却是永垂不朽的。

——智慧書，卷，1—4

各地簡訊



太原召開第二屆教友代表會議

太原市天主教第二屆教友代表會議，於1955年11月16日——18日舉行。這次會議總結了太原市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4年來的工作，確定了今後的任務；通過了「太原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章程」；並選出了新的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議決將愛國組織改名為「太原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

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134人；包括該市各堂口、各愛國分會和各街的愛國神長、修士、修女及教友。同時山西各地神父、修士和修女等30餘人也應邀列席會議。

在前太原市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隨致開幕詞後，太原市人民委員會曹煥文副市長向會議作了政治報告。

接着會議聽取了前革新會曹道生副主任作的「太原市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4年來的會務報告」。隨後，繼續進行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

會議最後通過了「太原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章程」，選舉了以陳隨

為主任委員，曹道生等4人為副主任委員及王世英、趙錦榮神父等26人為委員的愛國會新的領導機構。

長春青年教友參加青年代表大會

長春市第4屆青年代表大會，在1955年11月30——12月3日間召開。長春市有20名青年教友參加了會議，並由張福全、劉增義兩位代表天主教界青年在大會上發言。他們在發言中一致表示：「共產黨和毛主席號召我們全國青年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進軍中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我們長春市天主教青年，保證和全國青年一樣，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完成祖國和人民交給我們的神聖任務。」他們的發言受到了全市青年代表的熱烈歡迎。

南寧神長教友赴廣州參觀蘇聯展覽會

廣西省南寧市慶善生神父、愛國會李鳴振副主任、修女黃玉瑜及煉工書院學生高廷威等，代表該市神長教友，於1955年11月10日—12日間，到廣州參觀了在該地展出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

參觀團歸來後，曾組織座談會，並向全市宗教信徒作了報告。會上，慶善生神父、愛國會李鳴振副主任等都發表了感想，均表示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所鼓舞。

讀者來信



我的痛悔与愤怒

編輯同志：

我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了報紙刊載的上海公安機關破獲暗藏在天主教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案件。他們在「主教」、「神父」的名義下，從事間諜特務活動，並且利用教友的純潔信仰來從事破壞活動。他們毒害教友，特別是青年學生，不許愛自己的祖國。他們收集我軍事及經濟建設的情報。他們完全不是什麼教会神長，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陰險分子。作為一個曾為帝國主義特務分子利用的我，深深感到他們毒害青年的手段毒辣。像在天津的前津沽大學一樣，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利用上海震旦大學的「公教青年」的組織，打擊、阻撓青年教友進步。多少純潔的青年，因為未能站穩立場，受到他們的毒害，迷惑於他們那些「超政治」、「為天主」的謊言，做了他們的工具，使自己寶貴的青春沒有能獻給祖國偉大的建設事業，相反地却在破壞祖國的建設和發展。他們還利用反動組織「聖母軍」從事破壞教友愛國運動的活動。不少純潔教友，被拉參加，從事破壞行為。這使我一方面感到間諜特務分子的卑鄙陰險，一方面對自己過去在反動組織「聖母軍」中充當帝國主義分子的工具，為虎作倀地在教友群眾中所起的破壞作用感到深深的痛悔。我要以一個被毒害被利用的青年身分，向廣大教友大声疾呼：我們決不許這些間諜特務分子繼續存在於純潔的教会中，決不許他們再利用我們純潔的信仰毒害青年。我們是教友，要愛自己的宗教；但是我們中國人，我們更愛自己的祖國。我們決不容許這些特務分子利用我們宗教信仰危害我們的祖國！像鐵一般的事實罪証，証實了這些披着主教神父外衣的特務分子的罪惡活動。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被破獲後，上海天主教呈現的蓬勃新氣象，証實了正是這些特務分子們使教友不能獲得真正自由，不能過正常宗教生活。我擁護政府逮捕他們的聰明措施，並要求依法予以嚴懲。我們教友一定要為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我自己決心加強學習，徹底改造自己，為純潔教會、為保衛祖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而努力！此致

敬禮

戴心廣 12月18日



• 李應培神父作
• (張羅插圖)

(2) 糊塗的富翁 路加，拾式，13—21

耶穌適才講了一篇給宗徒們壯胆氣的話，驀地从人叢中閃出一個人來，向耶穌說：「師傅，請您說給我的長兄，叫他同我分家吧！」——按當地的習俗，倘有家务不清，同室操戈的事情發生，不必到衙門法官那裡去申訴解決，只請上一兩位有聲望有勢力的人給調解一下就行。想必是當時這人的長兄要獨吞家產，故此來找耶穌去評理。然耶穌的聖訓是叫人輕看世財，專務天國，因而這個不識時務的人，竟遭碰壁而返。不過耶穌藉着這個機會又施了一番輕財敬主的訓導。

耶穌直捷了當地回答那个人說：「這個人哪！誰叫我當你們的判官，或作你們的仲裁人呢？」

那人走了以後，耶穌舉手向眾人說：「小心！要防微杜漸，禁絕一切貪婪之情！因為一個人的生命不在乎他所獲得的資財多寡。」

以下耶穌又設了一個比喻，申論前言。

「有一個富翁，他地裡的出產很丰富。他私自忖度道：我打的糧食，無處收藏，可怎麼辦呢？繼而又說：有了！我拆毀我的倉房，另修建一個更大的。把我一切的糧食財物，都收藏在內。然後我对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現在有這樣多積存的資財，足夠多年費用的；从此你可以安逸自在，尽情享受吧！而天主却給他說：糊塗的傻瓜哪！今天夜裡我就要收你的靈魂，你所有的積蓄，將歸誰手呢？」

在這裡耶穌指教我們：勞動生產，謀求合理的利潤，多積累資金，不是不可以的。但既得之後，務必要合理的運用，或為己，或為人，或為社會，均無不可。切不要作一個慳嗇鬼、看財奴，認為有了黃金萬兩，便可高枕無憂；有了佳肴

旨酒，便可以長生不老。可憐的糊塗蟲哪，你把人生觀給弄錯了！你忘却了它，但它猝然就會來臨的。死亡不屬你的支配，而聽天主的指揮，你馬上就會被天主召去的。人死之後，必心積慮，所積攢的金銀財帛，絲毫帶不去了，所有帶去的，惟有功德與罪過。俗語說：「善生不如善死，善存不如善亡。」正合乎這個道理。

末了耶穌結論說：「誰為自己（盲目的）積累資財，在天主前並不是富足。也就是這個意思。」



（3）先求天國 路加，拾式，22—31

迨听众們散後，耶穌又剴切的向宗徒弟子們說：「为此——根據上邊所說的，我再囑咐你們：你們不要憂慮為生活吃什麼，喝什麼，為身體穿戴什麼！生命不比飲食尊貴麼？身體不比衣服珍重麼？你們看那成群的烏鵲，它們也不耕種，也不收割，他們沒有倉房，也沒有糧庫，然天主尚且養活它們。你們比那些飛鳥不更尊貴的多麼？你們中誰能考慮，想把自己的軀幹加高一肘呢？（按一肘等於18英寸）像這樣極小的事，你們尚作不來，對於其他的事何必妄加杞憂呢？你們看野地裡的玉簪花，它們是怎樣成長的：它們也不勞作，也不動手；但是

，我告訴你們：就讓撒落滿在他最榮顯的時候，所有的穿戴，也比不上這些花中極小的一朵！那些野草，今天還有，明天就許扔在爐灶內，天主尚且把它們裝飾的如此美妙，何況你們——人呢？小信德的人哪！你們不要但自憂慮吃什麼，穿什麼，更不該心高妄想；因為這都是世俗人和異教人的企圖！你們需要的一切東西，在天主的父早就知道了；你們祇管先尋求天國和它的義德，其餘的必需品，天主自會加惠於你們的。」——耶穌談話

的意旨，並不是叫祂的門徒弟子及

諸事祇依靠天主，不工作，不勞動，伸手取衣，張口得食。勞動生財乃生活的第一條件：「要用你額頭的血汗，換得你的飲食。」（創世紀）這是天主在造人之初定的金科玉律，誰敢違抗不守？因為我們人不但有肉身，而且还有一个不滅的灵魂；肉身条件好了之後，灵魂該用它去修德立功，為能達到共同升天享福的目的。假若像一般凡夫俗子似的，晝夜不停地沉溺於聲色貨利之中，鑄銖必較，絲毫必取，甚而欺詐拐騙，明奪暗取；把灵魂

天主置之度外；將來的結局，無後輩的世人作一群「信天翁」，非是身敗名裂，開个永苦的地獄而已。故

此說用金錢來買世福世榮，是虧本的買賣；用金錢來買天國永福，才是賺錢的好買賣。



通十功

新亡者

- | | |
|-------|-------------|
| 吳若望 | (62歲，河北蔚縣人) |
| 張德肋撒 | (71歲，山東德縣人) |
| 王瑪爾谷 | (48歲，熱河凌源人) |
| 田瑪大利納 | (63歲，湖南常德人) |
| 于若翰瑟 | (58歲，河北玉田人) |
| 張若瑟 | (52歲，江蘇無錫人) |
| 林伯多祿 | (54歲，遼寧撫順人) |

年

- | | |
|------|------|
| 周 | 楊瑪利亞 |
| 張若瑟 | 朱若瑟 |
| 錢瑪利亞 | 馬若瑟 |
| 鄭若望 | |

請众信友

为彼祈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揚」讀者意見表

讀者姓名	文化程度	職業
地址		
你從什麼時候看「廣揚」的？一共看了多久？		

(一) 你認為「廣揚」中那些內容是很需要的，對你最有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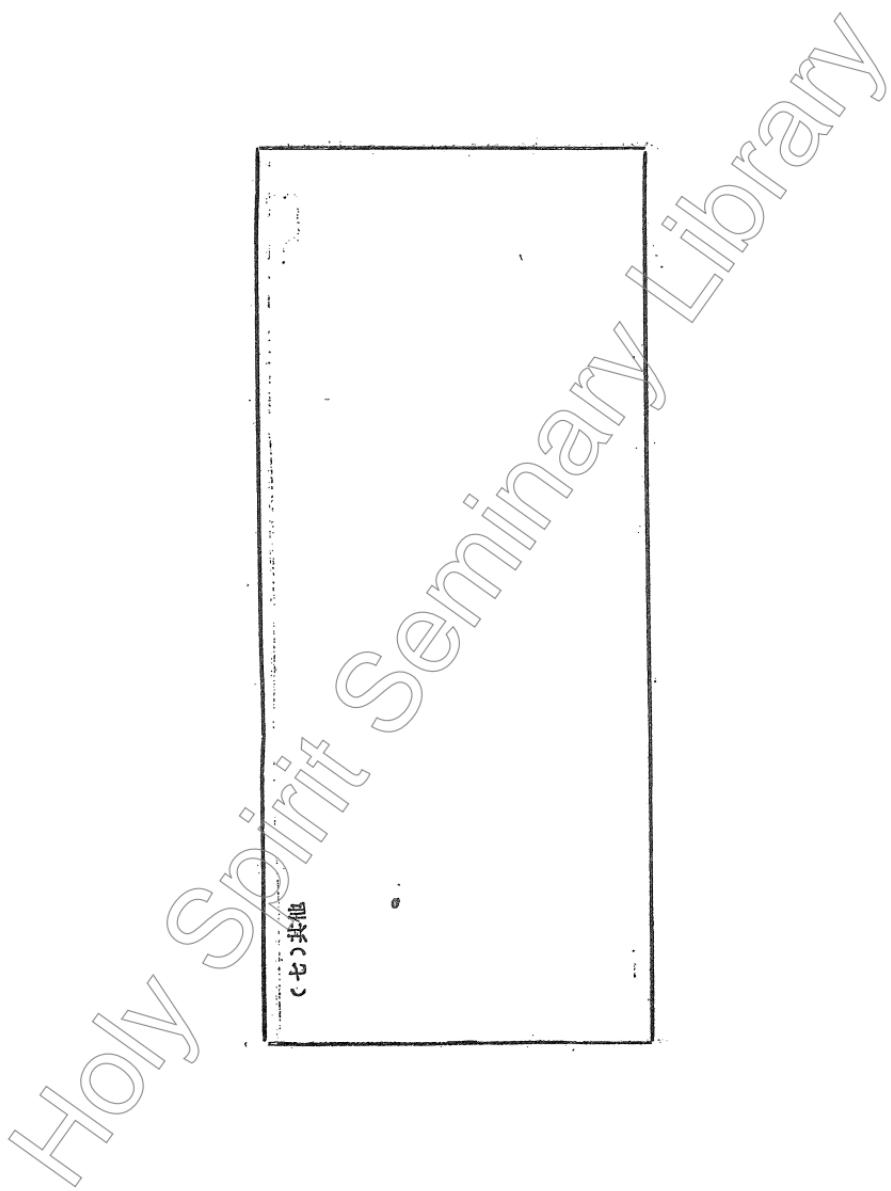
(二) 你覺得那些內容可以充實，那些內容可以減少？

(三) 在去年一年「廣揚」上發表的文章你最喜歡那幾篇？最不喜歡那幾篇？為什麼？

(四) 你對「廣揚」的編排、封面、印刷等有何意見？

(五) 你對今後的「廣揚」有什麼建議和要求？

(六) 你對發行工作有何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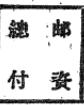
শৰ্মা

天津五區西寧道九號

廣揚半月刊編輯部

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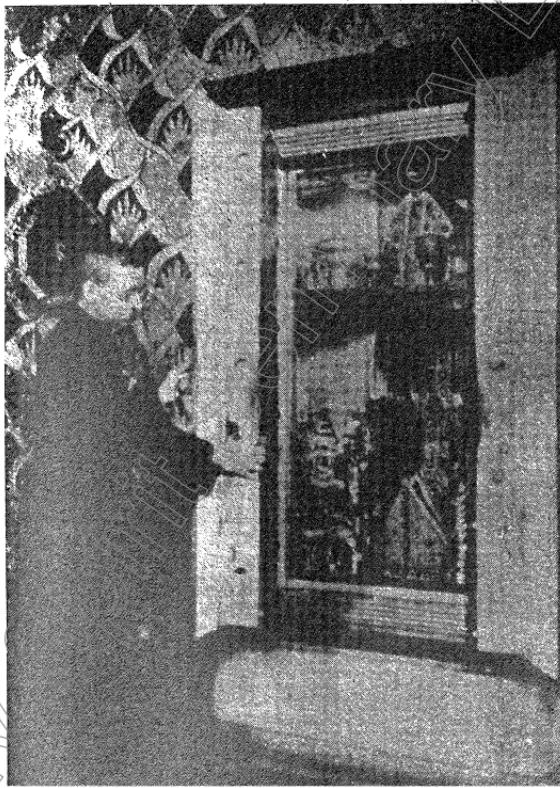
月一一日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封底：在克拉科夫的瓦維爾大堂內，有許多古代帝王及愛國者的坟墓。这是在1444年因抵抗入侵的土耳其人而犧牲於戰場的拉笛斯拉夫3世的棺材上的浮雕像。

下圖：瓦維爾大堂內還保存了許多珍貴古物。在这个櫃子裡有鑲着貴重寶石的十字架、主教的帽子、聖誄等。這些古物代表著波蘭1000年的歷史。





Ho

Sem

Lion City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